



在今年(第40屆)香港藝術節上,知名戲劇家潘惠森為觀眾呈獻一台自編自導的新戲《示範單位》。該劇語彙新異怪誕,反諷無處不在。全劇夾雜着後現代常見的篡改、挪用、含混、戲仿、因果關聯的情節性敘事的瓦解……在解構各種戲劇成規的同時,尋找某種新的戲劇性。

文:林克歡(北京著名戲劇文化評論家)

圖:香港藝術節提供



結構性反諷與敘事的瓦解

簡評《示範單位》的敘述策略

「示範單位」(Show Flat),即房地產公司售樓時精心推出的、專供參觀的樣板房。一套套處處為迎合潛在顧客需求、過分包裝、過分裝飾的展品。劇中一個人物、經營喪葬用品的紙紮店老闆歐陸說:「一個人死了之後,要經過化妝才能入殮,一個示範單位,活似一個停屍房,「每一寸都經過修飾、化妝,甚至改裝、改造。」劇名的嘲弄與反諷色彩,不證自明。

劇中除畫外音外,共有五個角色:三個房地產經紀人、兩個疑似買家。在一模糊時段,他們在一套示範單位中相識又分手,一樁買賣似發生又似沒有發生……

嚴肅的胡鬧

三個房地產經紀人:Ken、阿強、黃金,為了做成一樁買賣,組成「三角聯線代理集團」,使盡渾身解數,說盡無數諸如「人有人格,屋有屋格」、「投資物業,就是投資幸福」的順口溜,要盡「即買即住」、「兩小時試住套餐」等促銷伎倆。然而,一樁買賣尚未做成,他們已為三三四、四四二或五四一分成,拔槍相向。房地產業競爭之激烈,事者皆知。然而「拔槍相向」也只是一種比喻,演出者卻將這類比喻化作為一種直觀的舞台呈現。演出中,持守「見神劈神、見佛劈佛」的黃金三句不投機,真的拔出一支手槍,指



着Ken的額頭,然後一聲槍響。槍聲過後,觀眾只見黃金的手指指着Ken的額頭,手槍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此後,黃金、阿強、Ken多次拔槍,槍聲一次次在劇場響起。

倘若在現實主義舞台上房地產經紀人一再用手槍嘶殺,肯定屬於無厘頭的戲耍。在《示範單位》中,卻是編導者有意為之的「嚴肅的胡鬧」。此類匪夷所思的戲筆,在劇中比比皆是。例如,Ken、阿強、黃金組成「三角聯線」之後,編導者讓他們裝扮成劉備(Ken)、關雲長(阿強)、張飛(黃金),唱着《血染的風采》,在樓市中粉墨登場。為了保持姿勢,阿強握青龍偃月刀的手不斷抽搐,以至抽筋。毫無疑問,鐵三角形象的戲擬性出場,呈現的必然是假冒的「劉、關、張」,是編導者對生死不論的「桃園三結義」明目張膽的改寫。或許,在潘惠森看來,千百年來,民間就流傳着形形色色經過改寫的稗史,江湖上本來就存在無數仿造、抄襲、篡改的「桃園三結義」。無論在中國或是在外國,仿造都有着悠久的歷史。或者歷史本身就是有意無意的仿造與改寫。舞台上,仿造、篡改,屬於波德萊爾(Baudelaire)所說的「清醒的瘋狂」,作為敘事線條上對單一情節(單一理性)的懸置,為戲劇場景提供多種言說、多重邏輯的可能性。

又如歌曲的應用。女性疑似購買人辛西蘭在示範單位,大唱《美麗的草原,我的家》和電視劇《秦始皇》的主題曲《大地在我的腳下》,劉、關、張登場時大唱《血染的風采》……既不是戲劇場景的襯托,也不是人物心境的外射,分明是一種嘲諷性的錯置,它不僅使人物行動顯得滑稽可笑,也使戲劇場景變得荒誕不經。

反戲劇文體

劇中,兩個疑似買家:歐陸和辛西蘭,是一對疑似夫妻。十年來,他們平均每個月看五個示範單位,一共看了超過2700個,始終沒有選上一個中意的單位。而他們的愛情、婚姻,也像挑選示範單位的經歷一般遊移不定。十年前,在參觀一個即將完工的地盤時,歐陸向辛西蘭求婚,並信誓旦旦地保證:當最後一支槍打進去時,兩個人的生命,就會建基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。多年之後,辛西蘭發現,歐陸在他的地基上,要建立的是一個「紙紮的王國」。她自己在這個王國中毫無位置,一切均是一種被設計的生活。她說:「以前的人無論住山洞,還是住茅屋,都是住在地下;但是現在的樓,就算最下面那層,其實都碰不到地。基本上,我們買的房子,全都是「空中樓閣」。

劇中,三個房地產經紀人與兩個疑似

買家這兩條線索,雖有交集,卻沒有像樣的矛盾衝突,也不推進劇情的發展。他們的對話,更像是自說自話的獨白。Ken對挑選示範單位的歐陸說:「你要找的不是房子,不是一間套房,你要找的是家。家,其實是一個佔領區,由家出發,你要佔領天下,即是家天下。」在談及經營紙紮店的感受時,歐陸對辛西蘭說:「當所有的地產商都幫人起豪宅的時候,我就替那些死人紮新屋,問問都是『富甲天下』、『君臨維港』、『銀湖天峰』、『海角一號』,「我今天終於明白……我們被陰籠罩了幾千年,搞得日日夜夜都要帶著這些道具傢伙做人」。這些偏離劇情的大段議論,與忽而是當下、忽而退回十年前、忽而人物已垂垂老矣的時間含混相呼應,打破台詞源自情境也滯留情境的封閉性,以文類越界與多話語雜類並存,建構一種近乎評論性的反戲劇文體。

值得重視的是,這些極盡智巧的詭譎戲耍,並非全是矜奇立異,影蟲節末。編導者的挪用、改寫、戲仿、含混,不僅指向戲劇、文學經典,也指向現實生活本身。瀟灑全劇的戲劇性反諷,作為一種結構性表意手段,不僅僅是一種編導技法,也是一種人文關懷。《示範單位》提醒人們,解構不一定走向虛無,解構同時也可以是一種建構,一種對新戲劇的探求。

敢觀舞台

文:小西

本欄目隔周見報

《佔領凸手辦》 佔領虛空的中心?

作為群劇社「辛亥系列」的終卷篇,《佔領凸手辦》相當「寫實」地呈現了時下年輕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,以及對於革命或改變的憧憬。說是「寫實」,只是就劇中涉及的現實內容而言,中下層青年「志」大學畢業後苦無出路,卻要揸上廿五萬元的學生貸款,及後把心一橫,擁抱俗流,當個健身中心無良教練;其妹「婷」考上大學,卻因家貧而寧願先打兩年工;少女「思」在鞋店過着無日無之的異化工作生涯;這些都很真實,但《佔領凸手辦》卻是一齣狂想曲。

選擇狂想曲作為演出形式的好處,首先是劇中好些顯得突兀的交轉,看在觀眾眼裡,都可以被輕輕帶過;二是狂想曲所容許的想像空間較大,若果革命始於想像,狂想曲與革命大概是天生一對。然而,再瘋狂的狂想也源於現實。若果日常生活的秩序與結構是政治經濟結構的體現,作為日常生活的再現與加工的藝術創作,則必須建基在對於政治經濟結構的一定理解。當然,日常生活可知可感,而政治經濟結構則比較抽象,需以分析與理論拆解與把握。或許,對

於創作者來說,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把對於現實的準確理解,轉化為動人的藝術語言。就此而論,儘管《佔領凸手辦》是一個真誠的作品,但創作者對於當下社會的狀況,卻似乎欠缺了深入的思考。這一種思考上的缺陷首先體現於《佔領凸手辦》本身的二元對立的戲劇結構:理想vs現實。可以這麼說,《佔領凸手辦》中所呈現的所謂「現實」,看似非常具體:中下層青年「志」大學畢業後一直低收入,而為了家計,他最後也只得向「現實」低頭,當個不擇手段的健身中心無良教練。昔日「有道德上對錯」的世界與當下「無所謂道德上對錯」的世界之間對抗,也看似一目了然。但問題是,劇中所言的「理想」,又指什麼呢?我必須說,這裡所謂的「理想」只是一個面目模糊的對立項,讓所謂「現實」得以建構起來。

理想,還是弑父?

而上述的這種模糊性在劇中的另一主角、富二代「文」的口中所謂的「理想」,就更為明顯。與志不同,「文」是走上街頭的八十後社運青年,但跟典

型的八十後社運青年又不相似,「文」並非苦無出路,其父甚至早已在公司為他安排了高位。那麼,「文」為什麼還要走上街頭?因為公義?而正因為他不愁衣食,所以他對公義的追求便顯得更純粹?與志所代表的現實主義恰成對照?從《佔領凸手辦》的整體安排,我們隱約的感受到,「文」的行動更多源於對父權的反叛。有趣的是,在《佔領凸手辦》中,有兩個從來沒有現身現場,卻又影響力無所不在的角色,正好重疊為一:文父與特首。那麼,「佔領特首辦」,到底是要改變既有的政治經濟結構,打造公義的社會,還是撲向虛空的權力中心,取而代之?就此而論,《佔領凸手辦》與《佔領特首辦》之間,又豈只是食字,「凸手」不正好說明了這個所謂佔領行動的弑父本質?

其實,文父的背景(富人)正正是通向資本主義內核的最佳鎖匙,相對於志,「文」應該更有條件深入這個不公義的社會的政治經濟機理。但《佔領凸手辦》的創作人看不見這些,連帶地,劇中所呈現的「現實」,也就顯得不那麼真實了。

活動推薦

巴他巴斯與室伏鴻：人馬的沉思

巴他巴斯(Bartabas)憑感性、熱情和直覺,將馬術、音樂、舞蹈和演戲,糅合為一種嶄新的表達方式和表演藝術,成為馬術劇場的先驅。1985年他成立星羅馬術奇藝坊,風靡世界各地無數觀眾,擁護者遍佈紐約、東京、伊斯坦堡、香港和莫斯科。在永遠不停探索的狀態下,巴他巴斯定期推出自編自演的個人作品,如今次他與著名舞蹈家室伏鴻合演的《人馬的沉思》。在此新作裡,巴他巴斯與這位日籍舞蹈大師以雙人舞開場,當中加插錄自Comte de Lautreamont的《Les Chants de Maldoro》的詩句。與這兩位舞蹈家翩翩起舞的是另外四位另類藝術家——劇場的馬匹,他們真正的「舞伴」。

英語演出:5月14、15、18、19日 晚上8時

法語演出:5月17日 晚上8時

地點:葵青劇院演藝廳

查詢:www.operahongkong.org

歌劇：卡門

靠賣香煙維生的吉卜賽烈女卡門,美艷迷人而且熱情奔放,令年輕俊朗的軍官唐荷西拜倒在她的裙下,甚至甘願為她放棄榮譽、事業和前途。可是卡門卻移情別戀,愛上英勇不凡的鬥牛士埃斯卡米洛,情海翻波令浪漫愛情故事頓成悲劇。《卡門》改編自麥林梅的同名小說,由比才(1838至1875年)編曲;於1875年在巴黎首次公演,其後成為全球上演次數最多的歌劇之一,故事描述戀人之間糾纏不清的激情、背叛和復仇。由國際著名男高音莫華倫擔任藝術總監的香港歌劇院,重新演繹此經典法國歌劇,並由阿勞德(Philippe Arlaud)帶領多名國際巨星傾力演出。女中音莎威(Rinat Shaham)飾演卡門,與兩男主角愛恨交纏;分別是法國男高音弗蘭(Jean-Pierre Furlan)飾演的唐荷西,及男低音巴勒特拉(Jean-Luc Ballestra)飾演的埃斯卡米洛。上海歌劇院交響樂團在音樂大師安理亞(Benjamin Pianner)的指揮下演奏全劇配樂。

時間:5月10至12日 晚上7時30分 5月13日 下午2點30分

地點: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查詢:www.operahongkong.org

